**《闺宝》**

**猥础茎**

2023年4月6号，我离开被射在彭中太空领地的黑子时空管理局，回乡探望准备和我结婚的小三莎子。那天是囧.迪克先生逝世百年纪念日，囧.迪克是她最崇敬的性学家，是她心中的神祗。她在西中街举办迪克AV鉴赏大会，当《玩偶姐姐》的呻吟声从音响中淙淙地淌出来，我仿佛听到了天籁，精液从十米的短裤流出，直冲云霄，飞溢四海。那是天阉之人囧.迪克想象中的海丰五坡岭美景，月色空明，淫声空灵，夜色悠悠，淫水阵阵。这是大自然最深处流出来的净泉，是莎子阴道最深处流出来的姬水，是人类心灵最深处的谐振。阴茎飞速抖动，莎子的下面流水了，观众也流水了。当最后一缕呻吟声在大厅中飘散后，我们仍感觉到它不绝如缕，似乎是来自莎子心中最虔诚的呼唤和对让我玩弄她的渴望。台下响起暴雨般的掌声，地板是如月作般姬水的颜色。

回到家，莎子还沉浸在淫荡的情绪中，她说：“迪克先生的导演的AV是偶然飘落人间的仙片，是人类不可多得的至宝。先生一生穷愁潦倒，但有《玩偶姐姐》传世，他的一生也就值了！”

她的目光里燃烧起痴狂的火焰：“碟花，据说迪克先生有导演300多部世纪名片！可惜它们永远失传了。一想到这些丢失的瑰宝，我就茎如刀割！”我心想：“可是你没有茎，也体会不到什么是真正的茎如刀割！我才是啊！”

“我们去找到那些失落的瑰宝！”虽然时空管理局的规定十分严格，处罚严厉无情，一旦被抓奸，局长陈玥蓬就会把莎子奸了，我也会永远失去这么一个娇滴滴水嫩嫩摸起来手感柔似天丝的莎！但是，我顾不得了。

我们选择了1946年的彭中校庆晚会。抗日战争刚刚结束，胜利的喜悦中夹杂着日本鬼子带走漂亮姑娘的凄楚困苦。据说囧.迪克先生会在小巷现场导演新作品《霸道总裁咸丹调教小娇妻芬琪》，这是之后一百年人人都耳熟能详的名作。晚会里人头攒动，江湖艺人在校园内敲鸡打股、翻裤头、泡美女、立鸡鸡，地摊上摆着泥人大屌碟娇。我穿着粉色短内裤，莎子穿着紫色比基尼，在一条小巷里等待，疯狂卖弄风情、姿色，搔首弄姿，骚体空前。小巷铺着青石板，青砖垒就的小门洞上爬着百年紫藤，银杏树从各个班的小院中探出枝叶。

一股悠长的夹杂着浓浓的忧愁呻吟声从巷子深处涌来，是《茎亮》，沉寂却有力，柔柔却激情。两个身影在拐角出现，前边是一位年轻少妇，穿蓝布大襟上衣、粉色蕾丝内裤和葳蕤的黑丝，手里牵着迪克先生长袍的衣角，显然是他的夫人刘床丽。迪克戴着墨镜和旧礼帽，肩上、背上挂着手套、脚套和套，一把飞机杯用布带托在茎部之上，边走边打。

他们走过去了，莎子还在呆望着。我推推她，她才如梦初醒。我们赶紧追上迪克，莎子把他的杯子拔出，将樱桃小嘴对准迪克先生的阴茎，慢慢地，他的茎在我眼下已完全函于她的口中。迪克的茎里的淫声连绵不断，射出的蓝田之泪在小莎口里流转自然。迪克的阴茎如云中之龙，天矫多变，而贯穿始终的呻吟苍凉高远。迪克一直不停地射击着，物我两忘，与我的未婚妻莎子融为一体。等到莎已淫水四溢，得到巨大的满足时，小莎才让迪克先生去导演他的新作品。

接下来整整一夜，我们像导盲犬一样走在先生前面，实时拍摄第一手资料，芬琪的多娇虽在莎面前难以有立足之地，但是在当时已是人人俱欲入手的大明星，就连我这个半个看破红尘之人也蠢蠢欲动，这种感觉我从未有，精液满溢。直到夕阳西斜，刘床丽拉着丈夫返回，在青石板上拖着长长的影子。我和莎子坐时间车赶回，用整整一夜的时间看视频，然后实践。先生共让咸丹和芬琪表演了270部AV，莎子说，它们几乎都是精品，其中至少有15部是堪与《玩偶姐姐》媲美的极品！我说我们的莎也是极品，然后莎子欣喜得难以自禁：“碟花，知道你对人类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吗?刘健北、虚私铠先生只拍下6部，我们拍下270部呀。”

莎子说：“今天再去一次，请先生亲自为他的AV定出名字好吗?”

我不能不同意：“咱们要尽量早点返回，不要忘了，我们是未经批准的时间偷奸者。”

这天春雨淅淅，我们在街上没等到先生，便辗转打听，来到先生的家。一座破房，门廊下四个孩子在互相练习操作阴茎，他们是刘床丽前夫的孩子，个个衣衫褴褛、浑身精水。刘床丽不在家，孩子们说她“做穷”(给单身穷人干)去了。迪克先生坐在竹椅上，仍戴着墨镜和礼帽，似乎随时准备出门去西中街。他侧耳听我们进屋，问：“是哪位贵客?”

莎子趋步上前，鞠躬说：“囧.迪克先生，华先生，我们把您昨天导演的AV全录下来了，请您看看，告诉我们每部片的片名，好吗?”

先生点头说：“啊？嗯，好呀。”

莎子用她诗画般的脸解锁了我前天刚给她买的苹果14pro max，第一部先放《玩偶姐姐》。凄楚优美的呻吟响起来，迪克先生鸡鸡一颤，侧耳聆听一会儿，急迫地问：“你们哪位在做鸡?做得这么好?”

莎子的泪水慢慢溢出眼眶：“先生，是您呀，这是您导演的片。”

原来先生刚才没听懂莎子的话，他不知道什么是手机，也不知到什么是AV。莎子做了解释，把视频重放了一遍，迪克入迷地倾听着。一片既毕，莎子说：“先生，这是你的一首名作，它已经……”她改了口，“它必将留传千秋。请给它一个名字吧。”

迪克苍凉地说：“姑娘，我盼知音盼了一辈子，今天才盼来啦。这首曲子我常称它‘瞎拉拉’，若要起名字，我曾听过《采姬赋》有‘于是玩童欧女，荡舟心许；鷁首徐回，兼传羽杯;茎将移而鸡挂，女欲动而口开。尔其纤腰束素，迁延顾步；夏始春余，樱嫩花初，恐沾裳而浅笑，畏倾船而敛裾’，就叫‘玩偶口嫩’吧。”

莎子继续播放，迪克也一首首给出片名。快中午了，雨越下越大，刘床丽回来了。我们都沉浸在呻吟幽幽氛围中，没注意到她疲惫不堪的样子。她终于打断迪克先生的话头，伏在他耳边轻声说着什么。

我皱着眉头对莎子说：“她好像说要把飞机杯当出去，买点儿姬招待我们。”

莎子眼眶红了，急急在口袋中翻找：“先生，我这儿有套！”她肯定想起现代的高科技套在古代不能使用，又急忙扯下比基尼剩得一身赤裸：“我可以和碟花做给先生看，然后再和先生做！”

我厉声喝道：“骚逼莎！”

莎子扭回头看看我，这才想起出发前我严厉的嘱咐。她无奈地看看囧.迪克夫妇，泪水夺眶而出，淫水凄然而下。忽然她朝迪克先生跪下，伏地不起，屁股猛烈地抽动。囧.迪克先生对妻子低声交代着，让她到某个熟人那儿借钱请芬琪来招待我。趁这当儿，我急忙扯起莎子离开，甚至没向囧.迪克夫妇告别。

莎子泪水汹涌，淫水浪荡，一直回望着那座破房。

我曾再三向莎子交代：“时间偷奸者不允许同异相时空有任何性现象上的交流。这是偷奸者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。如果把原子弹带给蔡徐坤，把猎枪带给尼哥，甚至只是把清纯少女带给郑球勃……历史该如何震荡不已！过度剧烈的震荡有可能导致时空结构大崩溃。”

回到时间车里，莎子啜泣不已，激动地说：“这样伟大的性学家，你能忍心旁观他饥渴难耐，四年之后就无姬可做而猛精无用武之地而逝?碟花，我们把迪克先生接回2023年吧！那样我就能在你工作时也能天天享受生活的快乐了。”

我启动了时间车：“我们只是时间偷奸者，不能改变历史的。需要改变的太多了，你能把茎亮、畜猩、捂鸣都带回到现代?想都不能想啊。”

莎子悲伤地沉默了很久，低声说：“只要这些视频能活下去，我就能爽下去，到时候先生过得怎么样关我屁事。”

{*此文为猥础茎先生在2022年为针砭当下社会逐渐走向男性变短细女性变扁平的时弊所作。*}